

第二十四章 大梁屠户

若要叙述秦王政的思想性格,那是很简单的事情,同时也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要谈一些显而易见的,一眼可以望穿的,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像指出太阳是圆的月亮是尖的一样,倒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然而,若要仔细地说起来,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反而不是人们已知的那种样子。于是,这就难免有违众人的意愿,闹得不好,就是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曾经有过勇敢的科学家说出了毋庸置疑的真理,却被判处死刑。这就是天下事显得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原因所在。当然有关秦王政的思想性格的问题,虽然其说不一,却还没有闹到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程度。

当秦王政还是个孩子,也就是在邯郸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体瘦弱多病,所以在做游戏的时候,喜欢扮演雷公。古代儿童们的游戏大多取材于古代神话,实际也就是对各种祭祀活动中的舞乐的模仿。而古代神话中的雷神,并不是像后世龙王庙里的雷公,那种尖嘴猴腮像个瘦猴一般的样子。古代神话和壁画中的雷神是一个体魄魁梧肌肉隆起的壮士模样。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喜欢扮演雷神,也就是喜欢扮演壮士,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与其说秦王政喜欢雷神的冠冕,倒不如说他真正喜欢的是雷神手中

的大鼓更为确切一些。用力把那巨大的鼓槌打下去，震撼四野的鼓声震撼着所有人的心灵，自然首先也就震撼着自己的心灵。稍稍长大以后秦王政变得酷爱听打雷，最好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干雷、炸雷，即所谓晴天霹雳。他幻想着，他长大以后要把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晴天霹雳打到人间。当那些被打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的肉体已经在一刹那间变成了灰烬。这是非常壮观的。这比着观看那些诸如一条大蛇吞吃一只兔子，或者几只老狼撕碎一只绵羊一类的景致，壮观得多了。一个晴天霹雳下去，可以使一座森林燃起熊熊烈火，使整个山谷里的野兽无处逃窜，就像集体屠杀的刑场一样，濒临死亡的野兽们发出悦耳的惨叫，那简直就是一曲雄壮的音乐，使人的情绪感到无限振奋，使人的精神突然高扬。然后，倾盆大雨落在这火焰冲天的山谷之中，雷声雨声火光电光，形成一场真正的厮杀。最后，一切都成为过去，终于归入死一般的沉寂。当冰冷的月亮升到天空的时候，可怕的清光照着这黑色的山谷，黑色的岩石，黑色的烧焦了的光秃秃的树干。这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最动人的图画。这里再也没有野兽们互相吞噬的现象，就是妖魔鬼怪们来到这里，也已经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

这就是秦王政最喜欢的或者说最着迷的风景。

有一年，听说终南山西边什么地方，出现了这种风景，他非要去看不可。近侍们没有办法，只好把王的安车驱进渭河南岸的泥潭里，许多人滚成泥人，拖了半天，才把那辆安车拖进一座万木丛生的林薄中。这时候，秦王政的肚子饿得已经支持不住，这才下令回了咸阳市。秦王政对此遗憾到极点，他叹道：

“可惜，未能看到上天所创造的真正的奇观。”

有考证癖的历史学家们曾经援引大量无可置疑的材料，证明那一年秦王政是十六岁，而不是十五岁，或者十七岁。这当然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发现。因为，无论十五岁抑或十七岁，尤其十六岁，乃是最可怕的年龄。在这个年龄里的青年，不仅充满了幻想，而且充满了胡闹，就像未经压制成豆腐块的浆汤一样，不知会流到哪里去。那一次，秦王政是流到了泥潭中，由于

众多的近侍们的英勇作战，终于使他幸免于难，近侍们的英雄行为本应受到嘉奖并载入史册，而史官们却说，若在杀人略地的兼并战争中发生这些英雄行为，自然应该载入史册……这次游玩，言无可取，事无可记，于是左史右史相顾而罢。

在冠礼举行后的第二天，秦王政起用了隗状等几个新人。这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所以人人感到惊讶，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感到秦王政才智非凡，高深莫测。秦王政希望看到由于他的某一举动，使所有的人都显出惊恐万状的样子。这件事情虽然引起很大的震动，但是并没有引起有如森林大火一样的效果。朝中上下的大小臣工因为莫测高深，所以不敢妄议。当然，秦国人也从来没有妄议朝政的习惯。所以秦王政为这件事情虽然已经感到莫大的快乐，但是还不够满足。他还想再制造一些更为意想不到的晴天霹雳。他原打算在他举行冠礼的第三天，也就是设宴款待各国君臣的时候，当众杀掉燕太子丹。后来听说这浮浪子弟不慎失火烧死了，有人说很可能是自杀……随他去吧。于是秦王政就想在冠礼以后的某一天，杀掉吕不韦和嫪毐。从而制造出一场真正的森林大火，使所有的野兽们一起发出悦耳的哀鸣。

既然燕太子丹已经死掉，而吕不韦、嫪毐虽然活着却还没有考虑好让他们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死，所以直到盛大的宴会开始的时候，秦王政还没有想好，今天当着各国君臣的面，他应该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晴天霹雳。他为此颇有一点惴惴不安。当宫女们侍候他穿起他的宽大的礼服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得意，但是想到他今天不能打出什么惊人的晴天霹雳，他忽然觉得人生变得索然无味起来。他就带着这种百无聊赖的心情，乘车来到了阿房宫。

今天的盛大宴会不是在咸阳宫举行，而是遵照陛下的旨意在阿房宫举行。

阿房宫是商鞅主持规划了雄伟的蓝图，在秦惠文王时候开始兴建的。然而一百多年来，阿房宫的建设是时起时辍。东边建一个什么殿堂，西边又建一个什么楼阁。前头建筑起来，二三十年未曾使用，然后又拆除。那

里的大树都已经长起来,都到了三人不足以合抱了,而房子却还未能竣工。瓦石木料,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呈现着一派宏雄壮丽的建筑图景。最近几年,由于秦王政的关心,阿房宫的建筑工程进展很快。不仅大殿的扩建已经完工,里面的壁画也已经修整一新。而且,相连的一些长廊、甬道、复道、楼台、池榭等等,也已经初具规模。关于阿房宫的建筑,山东六国的建筑师们曾经扮作商人前来观看过。他们很不礼貌,曾经肆意地嘲笑秦国的建筑,给了三个字的评语,曰:“傻大堆”。秦国只知以大取胜,所以显得傻气,而且建筑群的布局缺乏章法,显得堆砌,呈现出一种浓重的粗劣庸俗的气息。邯郸、大梁的王宫和官邸总是优雅紧凑,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并且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有人说,阿房宫的建筑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落个“傻大堆”的语评,这是因为秦国没有文化却又争强好胜所造成的。然而,秦国虽然没有文化,却有许多偏爱。在阿房宫西边的空旷的野地里,距离大殿不过一里路的地方,建成了一个十分宽大的虎圈。其中有山、有涧、有水池、有树林。站在深涧上面的围栏以外向里观望,只见几十只老虎在里面自由自在地徜徉着,仿佛那就是它们本来的家乡。因为秦王政经常到这里游玩,所以这里的路比较整洁,不像别的地方,乱石杂草,砖瓦木料,没有下脚的地方。

当阿房宫里的盛大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各国的君臣以及秦国的高爵宦官们都已经提前赶到。他们的车马扈从以及各种杂役等等,就散坐在这一大片的堆放着建筑材料的草地上,或者附近的树林中。许多人埋怨着,如果宴会在咸阳宫举行,就不会这样杂乱无章。他们说,这简直像村野的赛社一般。在咸阳宫里,房子非常之多,而且有丞相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即使在宫门之外,店铺也非常之多,无论有多少扈从人等,尽有休息的地方。然而,咸阳宫内外只没有这么广阔的树林和草地,所以扈从人等却也觉得蛮开心。树上有各种小鸟叫着,草地上已经有蝴蝶在飞翔,清风徐来,十分凉爽。他们等待着,等待着秦王政到来,等待着宴会开始,等待着宴会结束,默祷着这一天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

秦王政终于出现了。他好像怕冷似的,穿了很厚的衣裳。他戴着冕

旒,十分威严。他面前的十二串垂旒,是白玉磨成的圆珠,闪着晶莹的光亮。系冕的丝带是红色的,鲜艳之极。两边那叫作黻纁充耳的,是两个很大的黄色的丝绒球。他的上衣是玄色的龙袍,上面绣着日月星辰等所谓八章。因为上衣很厚很宽大,所以不仔细看就看不出他的鸡胸罗锅。他的下身围着黄裳,上面绣着精确黼黻等所谓四章。他的彩色斑斓的绶带,直垂到地上。他的镶金错玉的长长的佩剑,悬挂在腰间。他手执玉圭南面而站,接受各国君臣们的朝拜,衣裳垂下来,华贵而肃穆。万岁的喊声,由里至外,如雷滚动,直彻云霄。这时候,就连在殿外很远的树林和草地上休息的扈从人等,也都扯着嗓子喊叫起万岁来。

当秦王政落座以后,各国的君臣也都落座。这时候,人们才看见在秦王政后面旁边立着八个人。他们是:李斯、王绾、隗状、冯劫、冯毋择、樊於期、冯去疾和辛腾。秦国朝中的大臣们,已经知道王绾、隗状等起用的消息,脸上尽力不表示出惊奇的颜色。但是,外国的君臣们不知道,难免有些惊奇。他们记得前天举行冠礼时,尚没有这几个峨冠博带的留着各种小胡子的亲近大臣,今天,他们是从哪里突然蹦了出来的?齐王建和赵王偃就问他们座位下首的人。赵王偃下首坐的是魏国的特使朱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根本就没有看见出现了什么“新人”,所以只好假装没有听见赵王偃的问话。也许朱亥认为这种起用什么人的事,是他们秦国朝廷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外国君臣们交头接耳,所以他不屑于回答赵王偃的问话。在大殿外面万岁万岁欢声雷动的时候,里面却开始了嘁嘁喳喳的所谓窃窃私议。秦王政看见人们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身后的隗状等人,又听人们正在嘁嘁喳喳地议论,他心中十分得意。

只有,脸色最为难看。他后悔以前没有及时消灭这些杜仓的门人们。

“我是个蠢猪!”嫪毐在心中骂着,“记吃不记打的蠢猪。”

现在所思考的,乃是人类最大的惰性,或叫作劣根性。人类为了生存自然需要首先获得食物。因而人类最容易忘掉历史,忘掉历史的教训,忘掉过去,忘掉过去的艰难困苦。人们总以为已经过去的就永远地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新回来。其实,历史的车轮是在不停地反复中前进的,它留下

的印迹几乎永远是一样的。所有过去的东西都会重新回来,好像历史从来就没有遗漏过任何东西。杜仓的门人们突然被起用,咸阳一些年岁大的人,包括太后和夏中期在内,感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十五年前,回到了昭王末年的时候,仿佛子楚同子系的斗争又重新开始了。不过这种斗争是在完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展开的,不仅具有崭新的外貌,而且具有崭新的实质。只有太后对此最为敏感。嫪毐此时忽然想起太后的尖厉的哭声:“我完了!陛下周围都是我的敌人。我还能活命吗!”她后悔没有垂帘执政陛下年幼的时候,由太后执政,这种事情在战国后期已经是屡见不鲜。齐国有著名的君王后,赵国有赵威后,秦国有昭王的母亲宣太后。在秦王政冠礼以前,甚至冠礼以后,由太后执政,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正是长期以来嫪毐所盼望的。他曾经成百次地劝说太后,希望她临朝称制。昨天,太后叹道:“晚了!现在再做这种梦已经晚了。”

这时候宫女和太监们排成长队,捧着盛满食物的铜器和玉器,在鼓乐声中走进了大殿。他们将食物布满各人面前的长几。至于那些食物无非是熊掌、豹胎、猩唇、驼峰之类,不必细述。

吕不韦看见嫪毐的脸色阴沉,心中反而高兴起来。他知道杜仓的门客们都是他的敌人,可以说是天然的敌人。但是,长期以来,他同嫪毐的敌对情绪,使他的感情专注在嫪毐的动态上,只要嫪毐高兴他就不高兴,反过来说也一样,只要嫪毐不高兴他就高兴。现在他看见嫪毐不高兴,他便替自己寻找应该高兴的理由。他觉得目前他手中没有任何权力,他不怕新人上台。新人上台要夺走谁的权力呢?那自然不是他吕不韦的权力。所以当韩非问姚贾,而姚贾不认识隗状等人,便问吕不韦的时候,吕不韦微微笑着说道:

“这是陛下新近起用的几位年轻人。那高个子的叫隗状,小个子的叫辛腾……都是年轻有为的人。”

如果仅仅听他的口气,仿佛那些新人和李斯一样,从前都是吕府的舍人似的。姚贾直接问:

“他们从前都是相爷的舍人吗?”

吕不韦摇了摇头，似乎表示不想再谈论这个问题了。

他又一次想起了编撰《吕氏春秋》这件令人十分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不是编撰这部倒霉的书，他肯定会把这些杜仓的门人们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或者，把他们彻底消灭掉。为了编撰《吕氏春秋》，他闹得大权旁落，眼看着嫪毐像气儿吹得一样膨胀起来。为了编撰《吕氏春秋》，他只团结了一些有学识的，有文采的，有新思想的大半是山东六国的文人。而且为了编书，他忘记了应该由他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瓦解或消灭杜仓遗留下的政治力量。现在，书是编成了，而且他自信是一部好书。但是，成功背后隐藏着失败。他回想自己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现在，当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失败。

不过吕不韦也同一般文人一样，很擅长在自己的心里打转转，或者说明确一点，就是自己替自己的失败寻找勉强说得通的理由。他找到了自己未能重视杜仓的门人们的理由，这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秦国人，而且是典型的秦国士人。秦国的士人，粗鲁无文。这是他们最突出的弱点，也是他们最基本的特点。杜仓虽然做过多年丞相，其实也是个孤陋寡闻的人。他的学生们也都是头脑简单的人，仿佛是一些用粗砂石斫制的喂猪槽饮马池一类的石器。他们都具有忠诚勇敢的高贵品质，但是若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既要充分接受传统意识又要充分反映新思想的文章，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做起事来艰苦卓绝，若是写起文章来则无一可观。吕不韦觉得自己以往对他们太轻视了。“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吕不韦想道，“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他们上台以后自然是首先打倒嫪毐，然后就是老夫了。”他紧接着就找到一个对付的办法，这也是先秦的知识分子们最容易找到的办法。“不过我可以早一点提出退休，”他想到，“甚至在嫪毐没倒以前，我就提出退休。是的！退休。就是这个主意，退休。然后，隔岸观火……”

吕不韦于是如释重负似的忽然感到轻松多了。

这时候他才心情宽松地抬起头来。他看见赵王偃仿佛一个小孩子似的，表现出一种轻佻幼稚的样子来。秦王政一直在同齐王建说话，一直也没有扭过脸来同赵王偃搭腔。赵王偃仿佛有点着了急似的，歪过身子去，

伸长脖子……不等人家谈话到一段落,他就拱手说话,企图插进去。秦王政没有理他,他却不死心,继续努力着。

吕不韦想起西周时候,徐国的君主有一个名叫偃王的人,都说他是因为患过小儿麻痹症,终身半瘫痪整天偃卧着,所以取名偃。也许这位赵王也有半瘫痪的症候,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但是在外表上,却也看不出来。也许只是有点瘸,不大显眼罢了。吕不韦因为想到徐偃王的悲惨历史,忽然觉得他自己的一切都错了。他一方面坚信仁者无敌,另一方面也有过一些疑惑。徐偃王实行仁政,最后他遭到灭亡,这是不可言喻的历史的悲哀。后来的宋襄公,也是因为讲求仁义,结果打了败仗,腿上中了一箭,不久便一命呜呼,只落得貽笑后人。完全不讲仁义自然不行,但是专一讲求仁义,看来也不行。吕不韦想起,战国之间所有讲求仁义的伟大学说都产生在山东六国。六国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但是,就是打败仗,不停地打败仗。直至现在,山东六国已经是苟延残喘不堪一击。山东六国称秦国是虎狼之国。秦国不讲仁义,她既没有这种传统,也未能产生这种学说,但是她兵强马壮,总是打胜仗。现在秦国眼看就要灭掉六国,六国的君王们几乎已经成了秦国的臣子。吕不韦想起方才宴会开始前,各国君臣向秦王政行礼称贺的时候,齐王建和赵王偃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已经不像大国的君王,倒仿佛他们的王号是秦国封赐的一样。吕不韦在内心中十分憎恨六国的君王们,因为他们都是暴君。但是他也憎恨秦国的暴君。他主张改变秦国的传统政策,实行仁政,用仁义吸引六国的士民,然后在十二分必要的时候,出动义兵去消灭六国的暴君,从而达到统一中国的伟大目标。这就是他所坚持的仁者无敌的原则。但是当他看见秦王政那种傲慢无礼的样子,又看见在秦王政身后的都是杜仓的门客们,他的心绪突然烦乱起来。仁者无敌没有错,但是,谁是仁者,这是个要紧问题。赵政和杜仓的门人们是仁者吗?天哪!老天没有降下仁者来,空谈什么仁者无敌,这不是幻想吗?应曜想到了这一层,老夫却没有想到。现在一切都晚了。察微知著,防患未然,这才是真正的本领,老夫不具备这种本领,难怪年轻人们看不起老夫。他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包括编那部书在内,一切都是不合

时宜的,无济于事。他现在认识到,自己是注定要失败了。他忽然想起自己归根结底是人是山东六国人,说得透彻一点,是个诸侯西来的游士。因此,有关仁义道德一类软弱无力的东西,在他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意识到,他同秦国人完全不一样。大概秦国人更了解这一点。所以他的主张,他的建国方略,具体说就是他费尽心血编的那部《吕氏春秋》,秦国人绝对不会接受。所以,他认为,他的失败是注定了。这时他听见秦王政突然狂笑起来,他心里着实不是滋味,好像正是这笑声宣告了他的失败一般。

秦王政在同齐王建谈话时,忽然看见了楚国的特使景鲤。秦王政问景鲤道:

“大使足下曾经是春申君的舍人吗?”

“是的,大王。”

“春申君的近况足下知道吗?”

“启禀大王,春申君近况很好。”景鲤以为秦王政是在问候春申君,便说道,“感谢大王垂问。”

“他已经死掉了!”秦王政大声说道,“足下竟不知道?”

“什么?”景鲤惊奇地张着嘴。

“哈哈!你果然是不知道。”秦王政突然大笑起来。他看见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于是在笑到适当的时候他便突然地非常威严地停下来,说道:“足下,春申君已经死了!”

景鲤的嘴巴无论如何合不拢来。这时所有的人也看见了楚国特使的窘迫。秦王政看见所有的人都显出十分惊奇的神色,这就证明所有的人还不知道这个刚刚传来的消息。于是他对大殿里的所有宾客仍说道:

“他以为他是先朝的老臣……他以为没有人敢奈何他……谁知李园在宫中埋伏了几个武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春申君消灭了。他们把他打死,然后大卸八块扔出宫墙。直到第二天,春申君的家人和宾客们才知道春申君早已不在人世。这时候他的尸体,早已被狗吃掉了……”

秦王政张着大嘴哈哈大笑,他的系冕的丝带几乎就要断绝。或许他觉得这种冠缨欲绝的样子很文雅,他直把这种样子坚持了很久。他的冕旒

上的玉珠纷乱的抖动着,发出互相撞击的响声,仿佛它们都要炸裂一般。秦王政的牙齿不但非常之大,而且不甚整齐。他的嘴唇显得既薄且短。他在接受朝贺的时候,庄严地闭着嘴,好像是格外用力才把嘴闭上的。现在一下子把嘴咧开,牙齿们挣脱了嘴唇的牢笼,简直是横冲直撞各显其能,尽力做出各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来。于是,这就呈现出一种狰狞的笑容。就是这种笑容,使得吕不韦很不舒服。

秦王政所特别点出的“先朝老臣”这句话,在场的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尤其魏国特使朱亥。他虽然始终端坐不动声色,但是这“先朝老臣”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认为这是说给吕不韦听的。吕不韦对这句话应该感到不寒而栗。然而吕不韦在这刺耳的笑声和惊人的笑容面前,竟然没有注意到那蕴意深微的措辞。看见这种不堪入目的帝王威仪,他首先想到的是阿房宫里的壁画。他终于知道了秦王政为什么执意要在阿房宫举行宴会的原因。秦国各个宫里的大殿的墙上都有壁画,大多是古圣先贤们的故事。可以说,一幅壁画,就是一部历史。不过历史是人写下的,而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人,他们在制作历史时不可能不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认识。所以也可以说,一幅壁画就是一部当时的思想认识。吕不韦认为,别的秦宫里的壁画同阿房宫的壁画大不相同。别的宫殿的壁画,显得优美而柔和。那正是古代文化的朴拙浑厚的表现。阿房宫的壁画则不然,它是极力显示出令人感到可怕的样子来,它以引起无限的恐怖为能事。它不仅把上古的帝王画成半神半人的形象,它甚至把秦穆公也画成半神半人的样子。秦穆公的头上长着两只巨大的角,宽大的嘴巴咧开着,露出满嘴的獠牙。他的袒露着的肚皮是层层叠叠的,上面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黄色绒毛。秦穆公仿佛从来没有吃饱过,他正在怒吼着,要人们把整只的牛羊抬到他面前。吕不韦认为这简直是瞎胡闹。当秦国一再失败最后终于战胜晋国的崤之役,秦穆公亲至崤山祭奠以前战败时阵亡将士们的时候,他哭道:“古人谋谋,黄发番番,谁能无过……^①”为自己的错误向亡灵们赔罪。当此之时,秦穆公怎么能有这种张牙舞爪的样子呢?吕不韦想道:“不

^①见《史记·秦本纪》;又见《尚书·秦誓》。大意如此。

仅古代的文化，今人已经不能理解，就连自己祖辈的优良品质，也已经不能充分认识了。兼并战争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了。为了在精神上对敌国产生威慑作用，凭空制造了凶恶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自己的祖先。这最终是适得其反……只知道当今争于力气，不知道上古竞于道德，岂不哀哉！”

春申君惨死这件事情，启发了韩非。他觉得他应该把这件生动而尖锐的事例写到他的书里去。而如此深刻的能够说明许多问题的事例，不是任何人而是秦王政向他提供的，他认为他应该为此表示感谢。他跪起来向秦王政祝酒道：

“敬祝大大大，大王万寿寿寿寿无疆。”

这时歌舞正在高潮之中，钟鼓之声加上高亢的歌声，简直充塞整个的大殿。不仅距离较远的秦王政，便是韩非旁边的人，也没有听清他在喃喃什么。

姚贾同韩非十分熟识，而且多年来十分友好，现在又正好坐在他的旁边。姚贾拉一下韩非的袖子，说道：

“足下算啦！”他的这一声关照，正是在歌舞之声出现一刹那，停顿的时候说出的。这时候只有一种非常小的鼓，像炒豆子一样巴巴地响着。韩非听见了姚贾的冰凉的话。他觉得别人也听见了，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害怕这冰凉的话被别人听见，于是生了气。

“你不要欺欺欺，侮我，口吃。”韩非喊道。

“少说点吧，”姚贾说道，“缺乏自知之明。”

“何谓自自自……”韩非已经怒不可遏。

“大家都在看你，少出点丑吧。”姚贾很不耐烦地说道。

“什么是出出出……”韩非的脸憋得通红。

姚贾不想再理韩非，转过脸来对吕不韦说道：

“听说景鲤是春申君一手提拔起来的。”

“可能！”吕不韦随口附和着。

“这样一来，他大概不敢再回楚国去了。”

“可能。”

“相爷您看，”姚贾忽然笑道，“齐王建像个傻瓜，赵王偃像个小丑。”

“不好妄议。”吕不韦低声说道。

姚贾点点头不敢再多说。他看见陈驰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心中很是不服。秦王政一直在同齐王建说话。因为齐王建是陈驰赴齐游说掇弄来咸阳的，故而陈驰得意非常。姚贾的任务是去大梁游说，企图把魏王增掇弄来咸阳参加秦王政的冠礼，谁知他竟未能成功，魏王不给面子，派来一个大梁屠户朱亥。这使姚贾觉得十分扫兴，也许因为他内心感到扫兴，所以他才劝韩非少说话。谁知韩非竟不能充分体谅他的这番好意，反而一再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姚贾，好像要把他吃进肚里一般。

秦国对齐国，一向非常客气。君王后在世时，齐国内政稳固而交外谨慎，即使秦国也不敢小瞧。直至秦王政时，秦国对齐国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然而秦王政对赵国却十分憎恨。秦王政生在邯郸，并且在邯郸度过了他的童年。然而他对繁华热闹的邯郸缺乏好感。现在他一想起成蟜，首先就想起邯郸，他害怕邯郸支持成蟜。他甚至认为成蟜发动叛乱正好发生在靠近邯郸的屯留，这绝不是偶然的。他或许得到什么情报，证明邯郸有支持成蟜的迹象。所以他坚决要求赵王偃来咸阳参加他的冠礼。为此他派出了老练的外交家顿弱。派别人去，秦王政认为不能担当如此重任，而顿弱已经是年逾古稀。目前顿弱正在紧张地进行活动，以至未能陪着赵王偃一同回咸阳来。赵王偃既然来到咸阳，这就证明赵国已经决定不支持成蟜。秦王政应该对赵王偃非常客气才是，但是他无论如何掩饰不住对赵国的憎恨，所以一直不理睬赵王偃。秦王政甚至想借此机会给赵王偃一点厉害看看。他暂时放下齐王建，回过头来对赵王偃说话。赵王偃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不知所措地讪笑着，不住地拱手点头，并且半跪半坐不停地向秦王政的方向移动着。

“廉颇回去了吗？”秦王政虎视眈眈地问道。

“没有，还没有。”赵王偃答道。

“廉颇已经老啦！不中用啦！不值得陛下你寄予厚望啦！”

“是，是，是的。”

“李牧在什么地方？”

“在代郡，北边的，代郡。”赵王偃解释道，“抵御匈奴。”

“前几年，陛下你听信狂人的谰言，命庞弛为将，带领四国精锐进攻秦国，你胆子不小啊！”

“陛下息怒，今后秦赵修好，一定修好。”

“看见庞弛攻打燕国取得了胜利，就命他攻秦，结果怎么样？一败涂地……”

“今后一定修好。”

“照这样下去，还有一杯苦酒，给陛下你喝，你知道吗？寡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赵王偃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以为秦王政立刻就要命他饮下毒酒，吓得目瞪口呆，满头大汗。

“此次请陛下降趾咸阳，知道是为什么吗？”秦王政问道。

“不，不，我不！”

“听说贵国有人主张支持屯留。”

“不，不，不！”

“请不要忘记长平之战。”秦王政咧开嘴笑一笑说道，“请陛下来咸阳就是为了此事。”

这时秦王政一下看见了魏国特使朱亥。方才大家嘁嘁喳喳议论王綰、魏状等人时，秦王政就已经注意到，只有朱亥一个不动声色。秦王政喜欢引人瞩目，喜欢让人们突然感到震惊。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朱亥那样不动声色，这就足以把他激怒。秦王政在心中骂道：“一个卖狗肉的屠户，如今也居然同列国王公大臣们坐在一起……二十年前椎杀晋鄙夺军救赵败秦军于邯郸城下，以致武安君白起自杀的，不就是这个屠户吗！当时本来可以一举消灭赵国，结果堂堂秦国，竟以失败告终……今天寡人如何能放过你……”秦王政感觉到怒火中烧的痛苦。他一张嘴，他自己都感觉到他的嗓子更加沙哑了，变成了近乎鸡叫的声音。

“你有六十吗？”秦王政问朱亥。

朱亥听见了，却没有回答。他觉得如此向一个外国来使发问，不仅突兀，而且失礼。朱亥不作回答，赵王偃却回答道：

“不，不，没有。”

“屠户，”秦王政提高声音说道，“寡人是在问你，有六十吗？”

朱亥还是端坐着，不作回答。

“那卖狗肉的！”秦王政嘶叫起来，“你是个聋子吗！”朱亥依然没有回答，却拿起一个铜制的高高的酒杯来，看了看，却没有喝酒。

秦王政把朱亥这种生了气又故作镇静的动作理解错了。他以为朱亥是企图用铜制酒杯打他，于是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一闪，方才那种咄咄逼人的胆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秦王政这种惊慌失措的神情，大家都已看见。不过这种神情很快就成为过去，因为事实上朱亥也只是拿起酒杯看了看又放下了。这时秦王政勃然大怒，便在面前的长几上用力一拍，大喊道：

“大胆！寡人在同你说话，朱亥！”

歌舞到此突然停止。

朱亥见呼自己的名字，便跪起来。拱手至额说道：

“外臣朱亥在。”

“无礼！”秦王政怒吼着。

周围的秦国大臣们开始喊叫起来。

“朱亥离座！”

“朱亥免冠！”

“朱亥长跪！”

……

这一阵乱喊乱叫之后整个阿房宫的大殿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静待着。只见朱亥慢慢站起身来，自己摘下皮弁冠拿在左手里，然后整整衣襟，离开自己的座位，来到方才舞女们盘旋的场中，慢慢跪下。

“朱亥！”秦王政叫道。

“臣在。”朱亥顿首应道。

“你到咸阳干什么来了？”

“臣来咸阳，”朱亥的嗓音洪亮，“恭贺大王陛下冠礼。”

秦王政想问：“尉繚逃亡前见过你吗？”又想问：“是你策动尉繚叛逃的吗？”又觉得问这事不合适，容易让人们想起尉繚对自己的恶说，也不足以压服在座的各国君臣。最后他厉声问道：

“当年椎杀晋鄙的是你吗？”

“是臣。”

“椎杀魏国的老将，你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魏国老将死活，何有于大王？”

“听说你袖筒里常带着大铁锥，拿出来给众人见识见识。”

朝堂规定大臣上殿不准携带武器，包括随身的宝剑在内。秦王政准知道朱亥不敢身藏武器，却要故意这样逼问。

朱亥笑着把自己的袖子晃了晃，表示只有两袖清风，并且说道：

“大王陛下只管放心。”

“听说你从前是大梁的屠户，是吗？”

“是的。”朱亥觉得这样的问题非常无聊。

“宰猪的吗？”

“什么都宰。”

“有六十岁吗？”

“六十一。”

“这么说，”秦王政笑道，“今年是猪年，正是你的本命年。”此时秦王政说不出的高兴。他属虎^①，生于壬寅年，现在遇见一个对手，正好属猪，他真是高兴非常。

朱亥不知道这种话需要不需要回答。

“今年你不好过去呀！”秦王政冷笑道。

“年逾花甲的人很多。”朱亥笑道。

“你曾经考虑过，你会怎么死吗？”

^①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壬寅。

“臣应该死在战场上。”

“你没有想到过，你会被老虎吃掉吗？”他再一次想起自己属虎。

朱亥冷笑一声未作回答。

“卫士们过来！”秦王政怒吼道，“把朱亥扔进虎圈。”

几个大汉跑进来，抓住朱亥的左右臂膀，把他推出大殿。

“暴虐无道！”朱亥愤怒地狂叫着。

秦王政似乎没有听清朱亥在喊什么，急忙说道：

“把朱亥押回来。”

朱亥又被推回来，被按住跪下。

“你在喊什么？”秦王政尽力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臣在喊，”朱亥大声说道，“有奸臣不能诛之，有乱党不能平之，却迁怒于外国使臣，暴虐无道，昏庸之极！灭亡有日，屈指可待。”

“快快扔进虎圈！”

那几个大汉又将朱亥推出殿去。朱亥拼命挣扎着叫喊着：

“载笔史官们，请记住朱亥的话！”

朱亥一出大殿，即有三十多名手执长戈大矛的武士们涌上来，戈矛对准朱亥，押他向虎圈走去。

“亥者，猪猪猪，猪也。”韩非说道，“正好喂喂喂喂，喂虎。”韩非大约不知道秦王政属虎，如果他知道秦王政属虎，他肯定有一篇妙篇发表。由此可见，文人们还是少知道些事情为好。

吕不韦觉得秦王政这样很不合适。但是又一想，朱亥也是有些无礼。身为使臣，有辱君命。再一想，现在管事的是嫪毐，他不吭气，别人谁吭气。“不是起用了杜仓的门人们吗？让他们看着办吧。”吕不韦这样想着，等待着嫪毐或者王绾、嵬状们出来说话，居然没有人敢出来。吕不韦想道：“这一下好了！秦国的史无前例的新作派开始了。”他忽然想起长安君成蟜，叹道：“那孩子绝不会这样胡闹。”他叹道：“仁者无敌，本是古代成语，恐怕赵政没听说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恐怕他连孟轲是何许人都不知道吧。秦国迷信武力，以为只要有足够的武力，就可以征服天下……人之

无良，我以为君。”

这时突然有人喊道：

“陛下，赵王晕过去了！”

“宴会就到此结束了！”吕不韦想道，“简直是滑稽可笑。”

宫中的近侍们和两位赵国来的随从官吏，急忙把赵王偃抬出来寻找他的轩车。这时候，大殿前面树林和草地里的扈从们，已经像一阵风似的向虎圈跑去，看朱亥喂老虎。以致赵王偃在草地上躺了好一阵，他的车马扈从们才被呼唤回来，那时的赵王偃真是可怜之极。好像患了羊角风一般，嘴里吐着白沫。

几千年前，人类就发明了筑城的技术。把外面的土起出来堆到里面，里面的就是城墙，外面的就是城壕。近世以来，城市国家以及郡邑的出现，这种筑城的技术已是日臻完备。现在要建筑虎圈的时候，就把筑城的技术拿来，反其道而用之。即把里面的土起出来堆到外面，外面是城墙，里面是城壕。外面的城墙上再加修半人高的栅栏，里面的城壕里放进三五尺深的水。壕沟里面的空地上再修筑假山、山洞和树林……这就是人类能够想出来的豢养野兽的所在。阿房宫里的虎圈，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好，要坚固，要完备得多。它的围墙很高，栅栏也很坚固，里面的面积很大，岩穴丛沟也都显得森然可怖，有如深山大壑一般。当人们像一阵风一样跑来看朱亥喂虎的时候，朱亥已经被武士们扔进虎圈。人们的目光首先是找到朱亥，然后是找寻老虎，盼望老虎们早些过来享受它们的美餐。当人们的目光找到朱亥的时候，他已经蹚过那不很深的壕沟，坐在了对过的草地上。

人们倚在栅栏上议论起来。

“一般都是用活猪活羊喂老虎，今天是用大活人喂老虎。这么稀罕的事让咱们遇见啦！”

“哈哈！”

“怎么不把他捆起来？”

“那还有什么意思。”

“嘻嘻！”